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二十一

餘姚　黄宗羲　撰

江右相傳學案六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鄧以讚字汝德號定宇南昌新建人隆慶辛未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歷官編修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南京祭酒至吏部侍郎入仕二十餘年受俸僅六年以國本

兩上公疏先生澄神內照洞徹性靈與龍溪言學問須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陽和謂所言駭世人之聽先生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此是不向如來行處行手段而先生記中删此數語亦慮其太露宗風乎謂陽明知是知非為良知特是權論夫知是知非不落於是非者也發而有是有非吾從而知之謂之照無是無非澄然在中而不可不謂之知是知非則是知之體也猶之好好色惡惡臭好惡之體何

嘗落於色臭哉在陽明實非權論後來學者多在用處求辨之於有是有非之中多不得力先生墮其義不可謂非藥石也先生私淑陽明之門人龍溪陽和其最也定宇語錄夫學之為心性也靜所以攝心而非心也所以求性而非性也夫是物也在目為視在耳為聽在手足為持行妄徃而不存焉惡在其必靜也故古之聖賢於惻隱而驗其端於知能而觀其良要以直叅其體而已　吾人耳目口鼻雖是個人還有個生意貫恰於其

間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人纔成得如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則不成矣　天地間皆易即所見天風木葉鳥聲無非易者吾人在此一動即落一爻道本至中稍有一毫倚著即是過處　形色天性也天性原在形色之内如眼能視耳能聽手足能持行這是甚麼就有個天性在聖人之踐形全得這個視聽言動以理自然聲為律身為度耳成個耳目成個目手足成個手足賢智者知有天性而不知其在形色之内是知天

而不知人愚不肖者徒知有形色而不知有天性是知人而不知天　用之則行大行其道也舍之則藏退藏於密也夫子在魯國一用便幹出許大行事出來顔子居陋巷豈止藏他一身將生平所學盡是藏了故到今人只知他是個聖人即求他言語文字之麄了不可得何曾識得此中之深深此是聖人最妙處　人之真心到鬼神前毋論好醜盡皆宣洩有是不能泯滅處　制方以矩至極方處就是巧制圓以規至極圓處亦是巧

方圓之上更復可加就非規矩　學問從身心上尋求縱千差萬錯走來走去及至山窮水盡終要到這路上來　人之生也直如日用之間人呼我應人施我答遇渴即飲遇饑即食便是若於此中起半點思維計較牽强裝飾即謂之罔　人之氣不要他用事凡從性上發出的便中和從氣上起的便乖戾　居家處事有不慊意處只求本體常真有一毫求人知意思就不是只以至誠相處　不占而已占非是卜筮擬議在我吉凶亦

在我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舉動言語進退不妨慢些　學問只在向内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已物正不然而徒陪奉世情愈周密愈散漫到頭終不得力　老子曰恍忽有物窈冥有精即今如我身中所謂物與精者何也葢嘗求之庶幾有似而近見則又異矣以為有聚則有散也有生則有滅也有天地則有混沌也故不欲别凡聖不欲揀是非不欲忻寂不欲厭動常自笑曰吾無聚胡散吾無生胡死吾無天地胡混沌然

則此愈難矣　論心者皆曰須識其本體余謂心之本體在順其初者也初者萬慮俱忘之時也突然感之卒然應之則純乎天者也意氣一動而二三之念則繼乎又其甚者此念方萌而二與三已並出其間繼與並皆非初也故親我愛也謂當愛而加之意則否長吾敬也謂當敬而加之意則否守死是也爭死未是專財非也散財亦非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何也徇外之心為人之心也所謂繼與並者也此心之原不墮

方體不落計較倏然而往倏然而來見其前而不見其後知其一而不知其兩如此而已矣此則所謂初者也

心者天之所以與我何以與之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何以異之胡為而能喜胡為而能怒其思也於何而起其寂也於何而斂人皆曰莫為而為莫致而致夫天地之運日夜不息豈誠無以主張是也

論學書古之哲人置心一處然率以數十年而解其難也如是藉以生滅之心猥希妙悟誰誑乎與吳安節　非悟

無念則未知今念之多危非見天心則未知物則之有自源清而後流潔心寂而後感神與許敬菴　陽明先生以知是知非為良知權論耳夫良知何是何非知者其照也今不直指人月與鏡而使觀其光愈求愈遠矣且及其是非並出而後致是大不致也秋遊記　直心而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不然猶藏也我輩擇地而蹈詎不自謂躬行予嘗度之猶然在譽毀之間假饒一規一矩曾何當於本心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陳嘉謨字世顯號蒙山廬陵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廬州推官召為户科給事中歴吏兵二科不為分宜所喜出任四川副使分廵上川南擒高酋平白蓮教平鳳土官皆有功績丁憂歸萬歴甲戌起湖廣參政不赴以學未大明非息機忘世無以深造遂乞休癸卯年八十三卒少讀書西塔值劉兩峯在焉即師事之間以其説語塘南塘南心動亦往師之一時同志鄒光祖敖宗濂王時

松劉爾松十有七人共學兩峯之門螺川人士始知有學先生倡之也歸田後為會青原與塘南相印正慨然士習之卑陋時舉江門名節藩籬之語以振作之凡來及門者先生曰學非一家之私也有塘南在賢輩盍往師之其忘人我如此

蒙山論學語答友人書曰人之生而來也不曾帶得性命來其死而往也不曾帶得性命去以性命本無去來也乾性坤命之理合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悟性修命

之學還復其性命之本然通天地萬物為一貫者也孔子曰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苦心哉聖言正以明乾坤無可毁之理此理萬古常然一瞬息未嘗不然有去來則有動揺有增損有方所惡得謂之一體惡得謂之一貫予故曰性命本無去來也姑借譬之明月之夜兩人分路而行一人往南月隨之而南一人往北月隨之而北自一人以至千萬人自南北二路岐以至千萬路岐皆然謂月不隨人去來衆

人疑之謂月隨人去來智者笑之然則月未嘗隨人去來也斷可知矣雖然懸象之月其體魄可指而見盖形也而非形形者性命則形形者惟形形者而後能形天下之形天地萬物孰為之始咸資始於乾元乾元性也天地萬物孰為之生咸資生於坤元坤元命也天地萬物由性命而生猶之人子由父母而生不得不謂之一體也惟一體故稱一貫惟一貫故無去來後儒誤認錯解以為人生時全帶一副當性命來人死時全帶一副

當性命去如此而後為之備道全美略無虧欠此言近理而易信不知其割裂支離其悖一貫之旨遠矣乾惕齋警語曰夫人一心之應感一身之勤動其事殊矣其在五倫上用心則一也於此盡道便是聖賢胚胎於此造業便是輪廻種子於此一切置之不問便是釋氏作用所以吾徒與釋氏決分兩路決難合并釋氏之言與吾儒相近者間一借証以相發明使人易曉亦自無妨必欲一一效其所為則舛矣又曰天地絪緼即理即氣

萬物化醇人一物也人在天地絪緼之中如魚在水中不可須臾離也魚不能離水而未嘗知水人不能須臾離道而未嘗知道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明道之責歸君子聖遠言湮各得其性之近莫知所取衷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又曰苦修後悟方是真悟了悟後修方是真修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此名徹悟亦名真修悟修並舉譬則學與思缺一不可而思最易混見故孔子謂思無益其

教人曰愼思子夏亦曰切問近思又曰此學尋求到四面廹塞無路可行方漸漸有眞實路頭出此路須是自已尋出不是自已尋出的譬如畫圖上看山川照他路逕行不得又曰學莫大於變化氣質而變化必本於乾道故曰乾道變化又曰知來者逆謂以乾道變化其氣而逆修之聖賢變化其氣質之偏長學者變化其氣質之偏敝一本之乾道也既未濟兩言伐鬼方敎學者變化其不美之質當如此一爲氣質護短包藏禍心誤已

誤人終身無出頭之日又曰此理非常目在之不能悟非常目在之不能守象山先生云人精神逐外到死也勞攘精神逐外不逐外只在阿堵中辨之修德者以此自辨取友者以此辨人又曰死心二字是學問斬關將身死易心死難自古慷慨殺身者身死矣心未可知也故曰身死易心死難天嘗以死心機會教人而人未易受一切危境危病及遭際人倫之變異常拂逆皆教人心死也甚哉天心之仁也世人福薄故未易受龍場驛

萬死一生陽明先生福氣大故能受死盡世情心洞見萬物一體本原然後靜坐工夫可安而久久則用功愈密心量愈無窮際無終始見得一體愈親切有味此心與此理漸漸有湊泊時也一或不見已過一或執見解為實際精神便外照象山所謂到死也勞攘者假饒屏絕萬事趺坐深山積以歲年何益乎又曰復見天地之心以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心之外無天地也這個天地之心便是學問大頭腦便是萬物一體大本原只因

不復故不能見故曰復見天地之心又曰復而後有無妄學問未見頭腦時舉心動用無非妄也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劉元卿字調父號瀘瀟吉之安福人鄉舉不仕徵為禮部主事有明江右之徵聘者吴康齋鄧潛谷章本清及先生為四君子初先生遊青原聞之輿人曰青原詩書之地也笙歌徹夜自兩鄒公子來此風遂絶兩公子者汝梅汝光也先生契其言兩鄒與之談學遂有憤悱之

志歸而考索於先儒語録未之有得也乃稟學劉三五以科舉妨學萬歷甲戌不第遂謝公車遊學於蘭溪徐魯源黄安耿天臺聞天臺生生不容已之旨欣然自信曰孟子不云乎四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幸泉不流也而故遏之火不然也而故滅之彼滅與遏者二氏之流吾所不忍先生惡釋氏即平生所最信服者天臺塘南亦不輕相附和故言天地之間無往非神神凝則生雖形質藐然而其所以生者已具神盡則死雖形體如故

而其所以生者已亡然而統體之神則萬古長存原不斷滅各具之殘魂舊魄竟歸烏有此即張横渠冰漚聚散之説移而論之統體之神與各具之神一而已矣舍各具之外無所謂統體也其生生不息自一本而萬殊者寧有聚散之可言夫茍了當其生生不息之原自然與乾元合體醉生夢死即其生時神已不存况死而能不散乎故佛氏之必有輪迴與儒者之賢愚同盡皆不可言於天人之際者也

劉調父論學語曰必明於行之原乃知所以修行若遜事簡默無事則離所謂可離非道也故行也者行乎其所不容不行則無往而非修行矣趙純父曰即今擁爐向火亦修行乎劉大治曰向火能不放心即是學問調父曰即好色能不放心亦是學問乎劉任之曰恐是不著察調父曰只今孰不著察抑曾見有人置足爐中者乎周思極曰心體至大至妙當向火自向火當應對自應對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舜之用中顔之擇

乎中庸孔子之祖述憲章只是能全盡此向大之心體耳不放心者放失也不失此心體之全也著察者猶默識也默識此心體之全而存之也曰不放曰著察豈能於無思無為上加得一毫今之所謂不放心所謂著察皆有所造作於心之内矣復禮會語

夫耳目口鼻形也而所以主夫耳目口鼻者性也或謂落形氣之性尚屬後天必求所謂未生以前者而完之夫曰未生矣則安用完之而又安所致力以是不得不托之想像想像則終非

實見雖有呈露勢必難恒用功愈密入穴愈深夫耳之欲聲目之欲色無生之真機也然而視非禮之色聽非禮之聲則其中若有不自安者亦無生之真機也故君子之治性惟於吾心之所安者而必滿其量焉則凡欲聲欲色之欲無非真機之流動又焉往而不得性哉天地有德此性無窮彼外生生而求無生面目者轉瞬之際已不可持能不朽乎與王中石

知味心也遇飲食則知味遇父知孝遇兄知悌遇孺子入井知怵惕窮天徹地

無非此知體充塞故曰致知焉盡矣存心者能盡其心體之量者也盡其心體之量則知乃光大無遠不燭與章

聖人本吾不容已之真心撫世酬物以事處事何其空也天地有盡此不容已之心實無有盡何其不磨斗津也與趙純父

近溪羅先生會講有僧在座近溪問之曰儒者言心言性言念言意言慮言才紛若繭絲諸微細惑試一一爲我破除僧久之謂近溪曰我今見近溪喚作近溪矣不知夫人作何稱謂曰稱相公曰父母云何曰

稱行曰爲諸生時廣文云何曰稱字僧大聲向近溪云汝乃有許多名色近溪怳然下拜丘汝止述之調父曰夫紛紛名號由人所稱信矣然令夫人喚先生名家公稱先生號先生能安之耶以斯知三千三百揉之則漠然而無違之則森然而有强有其所無命之曰鑿强無其所有命之曰滅鑿與滅皆不可以爲道論名理　夫欲有二有不容不然之欲有心所沉溺之欲自不容不然者而言無論欲明明德之欲不可去即聲色臭味之欲

何可一日無何也皆天也自心所沉溺而言無論聲色臭味之欲不可不去即行仁義之欲亦不可一日有何也皆障天者也去欲記 去欲特學中之一事耳譬如人君統六官治四海孰非其事而專以捕盜為役一追胥之能耳何國之能為曰如子之說則心無事矣曰心自有事尋事持心障心實大如目之為用本無所不覩若注視棘猴將迷天地凝神吳馬或失輿薪舍去欲去念等事則宇宙內事無非事矣全上 耿先生謂學有三關

始見即心即道方有入頭又見即事即心方有進步又要分別大人之事與小人之事方有成就我安福彬彬多談學者或從性體造作以為明或從格式修撿以為行或從聞見知解以為得則於即心即道已遠又何論第二三關也復禮會語序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見天而不見人或人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見人而不見天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則天與人互見其半惟孟子曰乃若其情可以為善則知天知人一以貫之仝上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萬廷言字以忠號思默南昌之東溪人父虞愷刑部侍郎受業於陽明先生登進士第歷禮部郎官出為提學僉事罷官歸杜門三十餘年匿迹韜光研幾極深念菴之學得先生而傳先生自敘為學云弱冠即知收拾此心甚苦思强難息一意靜坐稍覺此中恰好有個自歇處如猿猴得宿漸可柔馴頗為自喜一日讀易石蓮洞至艮思不出位恍有契證請於念菴師師甚肎之入仕

後交遊頗廣聞見議論遂雜力淺心浮漸為揺眩商度於動靜寂感之間叅訂於空覺有無之辨上下沉掉擬議安排幾二十年時有解悟見謂弘深反之自心終苦起滅未有寧帖處心源未淨一切皆浮幸得還山益復杜門静攝默識自心久之一種浮妄熱閙習心忽爾銷落覺此中有個正思惟隠隠御吾形氣若思若無思洞徹淵澄廓然邊際更與常念不同日用動静初不相離自是精神歸併在此漸覺氣静神恬耳目各歸其所頗

有天清地寧冲然太和氣象化化生生機皆在我真如遊子還故鄉草樹風烟皆為佳境矣先生深於易三百八十四爻無非心體之流行不著爻象而又不離爻象自來說易者程傳而外未之或先也盖深見乾元至善之體融結為孩提之愛敬若先生始可謂之知性矣

萬思默約語人於事上應得去是才未必是學須應酬語默聲色形氣之外於自心有個見處時時向此凝攝常若無事然一切事從此應付一一合節始是學心者

人之神明所以為天地萬物萬事之主雖無物未嘗一息不與物應酬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但其感處常寂至無而有甚微甚深不可測度必極潛極退藏庶其可見衆人心常浮動隨物祇在事上安泊舍事如胡孫失樹無時寧息以事實心蔽塞天竅何由得見此體是以雜念紛紛全無歸泊心源不淨一切皆浮雖向好事亦是意氣意見總屬才質耳與真正性命生幾感通流行了無相干安得為學　自人生而靜以上

至日用見前渾成一片無分天人　坤者乾之用不坤則非乾故用九貴無首坤初惡堅冰夫資生之後形分神發類誘知開陽亢陰凝隨才各異不能皆順乾為用於是必有保合太和之功蓋坤在人是意意動處必有物物必有類朋類相引意便有著重處便是陰凝是堅冰亦是有首失却乾陽本色所謂先迷失道也所以聖人於意動微處謹履霜之漸收斂精神時時退藏齋戒務以一陽為主消蝕意中一點陰凝習氣喪類從乾使

合中和所謂後順得常也到德不孤不疑所行方是黄裳元吉　堯舜兢業文王小心孔子一切有所不敢不如此則非乾乾乾所謂以誠敬存之也故學者先須識得乾元本體方有頭腦蓋坤以乾元為主元是生理須時時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意思以此意自存始不失乾元大始氣象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夫不習即不學不慮是自然的如耳聰目明手持足行孩提啼笑愛敬何嘗習來自與天地變化同其妙用若待一一習得能做

幾多事業動手便滯只區區形局中一物而已故說敬必如明道所謂勿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方是合本體工夫不似後儒拘滯於形局也　誠意工夫只好惡不自欺其知耳要不自欺其知依舊在知上討分曉故曰必慎其獨獨是知體靈然不昧處雖絶無聲臭然是非一些瞞他不得自寂然自照不與物對故謂之獨須此處奉為嚴君一好一惡皆敬依著他方是慎　或謂致良知於事事物物就用說知止就是心止處說似有

不同曰體用原是一心物我皆同此止未有心止物不得所止亦未有物得所止心不止者如處事一有不當則人情不安是物失所止自心亦便有悔吝不安處是吾心亦失所止須一一停當合天則人已俱安各得所止方謂之止非謂我一人能獨止也此正是致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良知於事事物物即所謂知止也故知止致知是一個工夫　平天下平字最妙深味之令人當下恬然有與天地萬物同止其所氣象一道清泠萬

古常寂學者須見此氣象格致誠正與修齊治皆行所無事不作頗僻不落有所人人孝弟慈使人人定靜安浪靜風恬廓然無事總一個至善境界所謂安止也何等太平蓋古之帝王起手皆是平的意思故結果還他一個天下平後世不然多屬意氣意見有作功能自已心浪未平安能使人心太平古人平的氣象未夢見在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知之不知之知是所知因感而有用之發也是知之知是能知不因感有

常知而常無知體之微也此體是古今天地人物之靈根於穆中一點必不能自已之命脈夫子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全是發明此件聖門學者惟顔子在能知上用工終日如愚直要瑩徹心源透根安立其餘多在所知上用力子貢所謂文章可聞皆是所知惟性與天道不可聞者始是知體顔子資高其初以為事物不必留心便要徑約直從形而上處究竟仰鑽瞻忽無有入處故夫子教他須一一從事物上理會由博文方有依據事

物透徹方是形而上者顔子竭才做去久之豁然覺得何處有高堅前後渾然只當然自已一個心視聽言動處處顯露不加減分毫上下亦無前後故曰如有立卓爾但顔子博約與後儒說者不同博便是博乃約的如處事必討自心一個分寸如讀書必本自心一個是非如聖賢格言至論一一消歸自心一切種種散見處皆見得從自心條理中出久之覺得只是自已一個心凡不遷不貳不遠復皆在此一處分曉又何等約故自博

而約語有次第博即是約理無先後同一時事若後儒所云博是從外面討分明作兩截做精神耗蝕何由得卓爾　孔子一段生活意思惟顏子得之最深故於言而悅在陋巷而樂却以如愚守之其餘則多執滯若非曾點說此段光景孔子之意幾於莫傳以三子照看便見點意活三子意滯於此反照自身便知自己精神是處一切不應執着識此便是識仁蓋生活是仁體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不是推深說正要見性命之實

在人尋常喜怒哀樂中其未發就是那能喜怒哀樂的常自然在也明其至近至易也聖人位育功化皆從平常自在中來無為而成不須造作所以謂之淡而不厭謂之中庸　日間常令恬澹虚閒之意多便漸次見未發氣象　費而隱正對索隱說言隱不必索就在面前用的便是日日用著他却又無些聲臭可覩聞得故曰費而隱也若費外有隱則須待索語大語小夫婦鳶魚何處不是費更有何空閒處可藏隱而待索耶　性天

皆心也只盡心便知性知天只存心便養性事天其實
只一存字但存不容易須死生判斷始得故惟夭壽不
貳修身以俟命自我立一切自做主宰方是存的工夫
常存便是盡故夭壽不貳乃存心工夫極緊切真實耳
存久自明性天在我非存外更有一個知天養性立命
之功也孩提愛敬世儒看作形生以後最初一竅發念
最好處却小看了乾坤只是一個生理一個太和元氣
故愛敬是乾坤骨髓生人的命脈從這些子結聚方成

人故生來便會愛敬不是生後始發此竅也不然既非學慮此念愛敬的從何處交割得來孟子深於易從資始處看透這消息故斷以性善若人深體此意則天地日月風雷山川鳥獸草木皆是此竅無物不是孩提無時不是孩提形色天性渾然平鋪故曰無他達之天下也　日間嘗驗心有所可又隱然若有以為不可者有所不可又隱然若有以為可者依之則吉不則凶悔吝是常若有一物居無事而默默在中為酬應之主人偽

多一毫移易他不得所謂未發之中道心惟微是也人豈有二心只精則一不精則二一則微二則危矣前有所可有所不可是多生習氣逐物慣習之心謂之人心胸中若有二物交搆相似故危後隱然以為不可又以為可是天則自然謂之道心萬事皆從此出而胸中常恬淡靜深無有一事故微要之人心是客感客形耳總只是個道心故用工全在惟精所謂精者非精察之精乃精專之精也闇然收斂屏浮偽襍駁之累氣潛神凝

胸中漸一一則微常微常顯是謂允執厥中　所謂一念羲圖者如處一事歛念注思是坤思而得之泰然行去是復或遇事念中太銳便挫歛是坤少間意氣和平做去是復懲忿窒慾皆然若能常自退藏則總是一個乾元自卷自舒自專自直先天在我　心急操之則二有馳者有操之者蓋渾而存之則一是謂立誠有道者神常勝形形雖槁自有一種在形骸之外油然襲人愈久愈有味蓋得之涵養之素也　學問養到氣下慮恬

見前便覺宇宙間廓然無一絲間隔無一毫事受用不可言說　日間涵養此言嘗有冲然恬愉和適不著物象之意始是自得所謂元吉者元是一團生生之意若常是這意流行無處不吉易以知險簡以知阻不是要知險阻是當險阻處一味易簡之理應之自不見險阻耳蓋聖人隨處總一個乾元世界六十四卦皆要見此意　心體無量廣大不是一人一個心三才萬物亘古亘今總在裡許存得便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謂立人

極　詩稱文王之徳必曰和敬和是敬之自然處敬便和也所謂自然亦非由勉心念雖紛襍天生有個恰好存處尋到恰好處自然一便是敬明道所謂勿忘勿助中間正當處也故存是合他自然恰好處非能强存若强存祇益紛擾即勉到至處亦是以敬直内　或曰先生恒言存心以下然歟曰然惡其牽於物而浮以强故下之下則近乎潛矣又言以息然歟曰然惡其作於為而梏以亡故息之息則幾乎止矣曰抑之愈亢息之愈馳奈何

曰抑之愈亢爲以有下下之不知心體之自下也乾所以爲潛也息之愈馳爲以有息息之不知心體之本息也書所以稱止也潛則藏乎淵止則幾乎寂淵寂者天地之靈根學易之歸趣也然則兩者不一乎曰否息而後能下也是存之之妙旨也一且不可得而況不一乎嗟夫浮陽之亢縁慮之馳吾人習心流注久矣世方倚以立事而孰能息之孰能下之存久自明何待窮索窮索是意路名言與性命之理無干蓋明處即存處非存

外別有理可明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總自這裡來常存得便都在裡許志氣清明漸自顯露　思不出位思是能止位是所止云不出是常行而常止也然思是活物位有何形總天則自然耳親切體此無如儼若思三字蓋思則非無儼若則非有有無之間神明之位昭然心目　息止也生也纔息便生平旦雨露潤澤萬物功德遍天下倏忽之間從何處生來妙不可測知道者默成而已周程後儒者少知此理向有作思維處理會功業

終有方局爲不從廣生大生中來也　予官祠部與寮友至一寺中友問篤恭天下平意旨予未答時一僧端坐誦經誦畢起問訊就坐閒靜無一言目平視不瞬時又兩官人提熱柄者意氣偕來甚衆以語挑問之不答稍頃各默然又頃則皆有斂袵消歇意予留坐終日則皆泛然自失予因與友人言此便是篤恭天下平之理只患反已不深不造至處耳今人不說此理要以聲色動人即動亦淺然此理自周程後未有深信者使此僧

當時答問往復這意思便都浮散了安能感人　心火也性本躁動夙生又不知費多少薪櫵蘊積之故光明外鑠附物蔓延思慮煩而神氣竭如膏窮燼滅其生幾何古之善養心者必求一掬清淨定水旦夕澆浸之庶轉濁辱為清涼化强陽為和粹故大學定靜中庸淵泉孟子平旦之息大易艮背之旨洗心之密皆先此為務潤身潤家國天下一自此流出不然即見髙論徹終屬意氣是熱鬧欲機人已閒恐增薪櫵耳但此水別有一

竅發自天源洞無涯涘未可意取必闇然君子晦迹韜光抑氣沉心庶其冥會則天源濬發一點靈光孕育大淵之中清和渾合黙收中和位育之效於眉睫閒肫肫浩浩淵淵造化在我葢是資始以上生涯不作雲雨流行以後活計也　忠恕盡乾坤之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是心體凡事只如這個心做去便是恕明道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語最徹其餘都說麄了　予學以收放心爲主每

少有馳散便攝歸正念不令遠去久之於心源一竅漸有窺測惟自覺反身默識一路滋味頗長耳　欲立欲達人有同情惟一向為已則為私積之則是天地閉賢人隱若能就將此欲譬諸人人不必更別起念只本念上不動絲毫當下人已渾然分願各足便是天地變化草木蕃也然此在一念微處轉移毫忽便有誠偽王霸之辨故學貴研幾　誠無為幾則有善惡何者凡動便涉於為為便易逐於有逐有則雖善亦麗多流於惡故

學問全要研幾研者磨研之謂研磨其逐有而麁的務到極深極微處常還他動而未形者有無之間的本色則無動非神故曰誠神幾曰聖人　大學知是寂物是感意却是幾故必先誠意夫天地人總是個動幾自有天地此幾無一息不動一息不動則乾坤毀自有此人此意無一息不生不生則人心死但只要識得動而常寂之妙體耳非動外有寂即動是寂能動處不涉於為所動處不滯於迹便是真寂　易所謂位是安頓自己

身子處身子安頓停當事事停當故曰位正當又曰以剛中皆安其身而後動之意若自身安頓不停當事事不當故曰位不當可見士君子處天下國家無論窮達先要安頓此身　或曰亂臣賊子已往安知懼曰此拘儒之見也萬古此君臣萬古此人心則亦萬古此一點懼心夫子視萬古如一息只剔得這點懼心昭然在天地間便自君臣上下各自悚懼各安其分各盡其職今亦猶古古亦猶今有何已往有何現在未來此皆世儒

小見在形骸世界上分別與論遷固之史何異

明儒學案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李如梓

明儒學案卷二十二

餘姚　黃宗羲　撰

江右相傳學案七

臬長胡廬山先生直

胡直字正甫號廬山吉之泰和人嘉靖丙辰進士初授比部主事出為湖廣僉事領湖北道晉四川參議尋以副使督其學政請告歸詔起湖廣督學移廣西參政廣

東按察使疏乞終養起福建按察使萬歷乙酉五月卒
官年六十九先生少駘蕩好攻古文詞年二十六始從
歐陽文莊問學即語以道藝之辨先生疾惡甚嚴文莊
曰人孰不好惡人胡以能好能惡歸之仁者蓋不得其
本心則好惡反為所累一切忿忿不平是先已失仁體
而墮於惡矣先生聞之憮然汗背年三十復從學羅文
恭文恭教以靜坐及其入蜀文恭謂之曰正甫所言者
見也非實也自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暇而時時

覿體是之謂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常若有歉於中而絲毫不盡是之謂見歸蜀以後先生之淺深文恭不及見矣先生著書專明學的大意以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疏通文成之旨夫所謂理者氣之流行而不失其則者也太虛中無處非氣則亦無處非理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言我與天地萬物一氣流通無有礙隔故人心之理即天地萬物之理非二也若有我之私未去墮落形骸則不能備萬物矣不能備萬物而徒向萬物求理與

我了無干涉故曰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非謂天地萬物竟無理也先生謂吾心者所以造天地萬物者也匪是則黝沒荒忽而天地萬物熄矣故鳶之飛魚之躍雖曰無心然不過為形氣驅之使然非鳶魚能一一循乎道也此與文成一氣相通之旨不能相似矣先生之旨旣與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為妙明心中物不遠其言與釋氏異者釋氏雖知天地萬物不外乎心而主在出世故其學止於明心明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

終歸於無有吾儒主在經世故其學盡心盡心則能察
乎天地萬物而常處之有只在盡心與不盡心之分義
則以為不然釋氏正認理在天地萬物非吾之所得有
故以理為障而去之其謂山河大地為心者不見有山
河大地山河大地無礙於其所為空則山河大地為妙
明心中物矣故世儒之求理與釋氏之不求理學術雖
殊其視理在天地萬物則一也
胡子衡齊理問既曰在物為理又曰處物為義謂義非

理也可乎既曰在物為理又曰性即理也謂性為在物可乎　理之説曷始乎詩曰我疆我理釋者曰理定其溝塗也謂人定之也非謂溝塗自定也然則謂理在溝塗可乎書曰燮理陰陽釋者曰燮理和調之也謂人調之也非謂陰陽之自調也然則謂理在陰陽可乎夫子贊易曰黄中通理言至正至中而理通焉未聞中正之在物也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言易知簡能而理得焉未聞知能之在物也曰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夫

子固明言性命之理而世必以為在物何哉　虛實　世儒以萬理為實天地實天地萬物實萬物君臣父子皆然唯其實而後天下不以幻視若惟求理於心則將幻天地萬物於無何有矣又何有於父子君臣哉胡子曰夫萬物之實豈端在物哉其謂實理即實心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即繼之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實理皆在於物則萬物奚與於我又奚能反身以求誠哉何則人心惟誠則其視天地也實天地視萬物也實萬

物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不可解於心者皆實理也若人心一僞彼且視父子君臣浮浮然也烏覩父子君臣之爲實理哉彼其視天地萬物夢夢然也烏覩天地萬物之爲實理哉故曰不誠無物者此也世儒自幻視其本實之心而反瞿瞿焉索物以求理認外以爲實所謂以幻求幻其幻不可究竟矣

天人

程叔子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本天者以爲道之大原出於天故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天工天官咸自天定之非人心所得增損者

也聖人本之故其求諸物理者將求出於天者以為定也而人心之私不與焉彼釋氏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是獨以心法起滅乎天地視三界山河大地不足為有無非本心者之誤歟胡子曰當皇降之衷天命之性固已在人心久矣聖人本天舍人心又孰為本哉非心之外别有天也苟一私意奸於其間雖自悍夫行之必有厭然而不中慊雖自愚夫當之必有咈然而不中甘彼悍夫愚夫豈嘗考物理哉則心天者為之

也審如叔子之言則天之生物莫不有理而人心獨無理乎凡本心者即有釋氏之失則此心固為人之大祟乎所謂皇極帝則明命天理皆當剗心剔性別有一物以索諸棼棼芸芸而後為得也孟子謂仁義禮智根心愛親敬長為良知皆非也夫茍不能自信其心為天索諸棼棼芸芸以求之吾見其劈積磔裂膠固紛拔不勝推測不勝安排窮搜愈精比擬愈似而天者愈離吾未見其能本也　心性　曰先儒以為心者止於知覺而知

覺所具之理為性故其言曰能覺者心所覺者理覺虛而理實心虛而性實心性雖不可離尤不可混曰以知覺為心以實理為性固可謂之不混矣然以理為在物則性亦當為在物是性雖不與心混而不免與物淆矣其可通乎曰先儒有言性者心之理又曰心統性情則未嘗不以性具於心者也獨未認知覺為性耳曰若是則先儒之語理與性也一以為在物一以為在心是在物在心其各居半焉已矣又可通乎嘗試譬之心猶之

火性猶之明明不在火之表性猶火之明情猶明之光光不在明之後故謂火明光三者異號則可謂為異物則不可也謂心性情三者異文則可謂為異體則不可也性之文從心從生夫人心惟覺則生弗覺則弗生惟生則理弗生則弗理假令捧土揭木儼若人形而告之曰是為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蓋塊如也何者以土木無覺故也是以舍人心之覺則無性矣又焉有理哉是故仁義禮智非有物焉以分貯於中也則覺為之宰也亦

非有物焉以分布於外也則覺為之運也方其宰也而無不運雖天下之至虛而無不實也方其運也而無不宰雖天下之至實而無不虛也故覺即性非覺之外有性也性即理非性之外有理也然則所覺者即能覺者為之也問無能覺者則非捧土揭木而已爾亦烏有夫所覺者哉曰先儒又言覺於理則為道心覺於欲則為人心以覺語性安知其不覺於欲而為人心歟曰若是烏足以言覺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言弗覺也誠覺

則痛癢流行而仁理在其中矣豈覺之外而別有痛癢別有仁理哉是故覺即道心亦非覺之外而別有道心也人惟蔽其本覺而後為多欲為人心當其為多欲為人心則雖有聞見知識辨別物理亦均為痿痺而已而奚其覺然則謂覺為覺於欲者非也曰釋氏以作用為性若是則胡以異也曰吾儒之語性有專以體言者記所為生而靜者是也有專以用言者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若獨以作用罪釋氏則孟子亦失矣夫覺

性者儒釋一理也而所以異者則盡與未盡由分也

體用　曰道有體有用未有有體而無用有用而無體者也今子辨理以察而語性以覺無乃溺於用而遺於體歟曰古之君子語體而用無不存語用而體無不存以其心無不貫也豈若世儒語體則截然曰是不可為用語用則截然曰是不可為體語物語理必應體用而成

四片不知文義愈析論辨愈執而道愈不謀矣　循序

曰古之小學學於詩書禮樂未有先從事心性者也今

子嘐嘐然惟心性之務先靈覺之獨切無乃紊先後之序乎曰古人以先本後末先始後終為序未聞先末與終之為序也種樹必先植其根治水必先濬其源心性者學之根與源也世儒反以先本為非必欲窮索物理而豫求於末終是不為紊也哉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若以理為在物從物物而索之則上必不能通於天子下必不能通於庶人又奚足以言理

格物　曰東越訓格物曰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初學猝難

了也曰致知在格物者蓋言古人之致其良知雖曰循吾覺性無感不應而猶懼其泛也則恆在於通物之本末而無以末先其本夫是則知本即格物而致知之功不襍施矣其下文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更不添一物字則格物之為知本明矣夫子曰反求諸其身孟子曰反求諸已又曰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格物䟽義也括而言之知本而已夫致知非遺本也而求其端用力孜孜反顧尤在於本而後能不泛也曰格物則然窮

理何居曰窮之義盡也極也非謂窮索也窮理者即極夫天理之謂也誠極夫天理則人欲滅矣　博辨　問博文約禮曰文者學之事也至不一者故稱博莫非文也則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靈則以行乎其間者禮是已禮至一者也故稱約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矣是故散之視聽言動者博文也存之勿非禮視聽言動者約禮也　明中　語其藏則渾渾淵淵空空一者不得其一非必合之而後一也語其放則井井斤斤

睽睽殊者不得不殊非必析之而後殊也吾惟虞人之不理一也奚虞分之不殊哉又寧先析之為殊後合之為一哉苟無分殊則不得謂理一無理一又孰為理之使分殊也何則理者吾心之燦燦者也以其至一理至不一者也非謂漫漶而靡所區分之為物也　徵孔　儒者必曰先知後行夫子十五而學三十而立則為先行四十不惑則為後知其與先知後行之訓又自悖矣儒者以窮至物理為入門所謂窮其當然與其所以然皆

始學事也今訓不惑則謂知其所當然訓知天命則謂知其所以然是孔子以四五十之年乃得為始學之事則在學者為過早而在孔子為過晚矣不又悖之甚乎

續問 氣有陰陽五行糅雜不一者也二五之氣成質為形而性宅焉性者即維天之命所以宰陰陽五行者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而統於心故言心即言性猶言水即言泉也泉無弗清後雖汩於泥淖澄之則清復矣性無弗善後雖汩於氣質存之則善復矣由是觀之性

是性氣質是氣質又烏有氣質之性哉且古未聞有兩性也性之文從心從生今夫物斃矣其質猶存而生奚在人之初死其氣猶存而生奚在然則謂氣質有性者贅也亦舛也　合吾之本心即為無私即為合天　問龍溪有真達性真惡名埋沒一世弗恤之語然否曰君子復其性真固不知前有譽而趨之後有毀而避之若欲冒毀以達性真是前後皆意之矣非真體也君子即有不得已蒙世之大詬固皆付之無意而天下後世亦

未嘗不終諒其心精也何者以人心至神故也　問學以聚之曰聚即凝聚之謂非劈積而聚之之謂也　問獨知曰夫獨知者宰夫念慮而不以念慮著貫乎動靜而不以動靜殊也慎之義猶慎固封守之謂功在幾先於時保之者是也若曰必待動念於善惡而後慎之則不慎多矣　門人問曰先生奚學曰吾學以盡性至命為宗以存神過化為功性也者神也神不可以意念滯故常化程伯子所謂明覺自然言存神也所謂有為應

跡言過化也令之語盡性者失之則意念累之也曰請下之曰以仁為宗以覺為功以萬物各得其所為量以通晝夜忘物我為驗以無聲無臭為至曰復請下之曰以一體為宗以獨知為體以戒懼不昧為功以恭忠敬為日履以無欲達於靈明為至曰若是則敢請事矣曰是與性命神化豈有二哉第見有遲速故功有難易習有生熟要之皆非可以意念滯也　申言　蓋嘗觀之盈天地間升降闔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

則帝天為之宰焉者是命也即理也故詩稱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人生天地間呼吸作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心覺為之宰焉者是性也即理也故書稱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者是也故理之在人也宰之一心而達之天下不期而準主之一時而施之千萬世不約而協是我之知覺本通乎人之知覺本通於天下後世之知覺本非有我之所得私所謂以我為主以覺為性者本未為非亦未為私也覺即

理也然至於無準與權者則所謂感物而動失其本知本覺者也失其本知本覺而本知本覺之體固未亡也故精者此精也準與權者此爲之也　思未起而覺不昧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生平忿慾矜名諸病反觀尚未盡瘳所以然者猶是依違在形骸上取滋味而不信有不依形之天味也向世界上爭勝負而不信有不著世之天勝也

困學記予童頗質任嘗聞先府君論學而不知從事年

十七遊學邑城讀書學舍遂致黠蕩喜放是歲贈先府君卒愈自放然慕奇名好談孔文舉郭元振李太白蘇子瞻文信國之為人如文舉太白夢寐見之酷嗜詞章時傳李何詩文輒自倣效又多忿慾躁動不知檢嘗著格物論駁陽明先生之說年十九與歐陽文朝同硯席最契時或覺非忽自奮為學要文朝諱昌號蜀南庠生南野先生族孫共為之勉修一二月不知方遂仍隨舊習嘉靖壬寅予年二十六方買居白鶴觀下適歐陽南野先生諱德字崇一號

（南野仕至禮部尚書諡文莊為陽明先生高弟子）自鄉出邑城會友講學傾城士友往會而予獨否既數日文朝則語予曰汝獨不可行造訪禮耶予乃隨文朝往訪先生於普覺寺先生一見輒呼予舊字曰宜舉來何晚又問嵒對若干先生曰以汝嵒當坐某人下予時見先生辭禮簡當不為時態遽歸心焉先生因講惟仁者能好人一章言惟仁者有生生之心故見人有善若己有之而未嘗有作好之意故能好人見人有惡若瘝厥躬而未嘗有作惡之意故

能惡人令之人作好作惡則多爲好惡累未可謂能好惡也予素有疾惡之病聞其言撫然若爲予設者已乃走拜先生家從遊海智寺月餘自憂好放之習何能入道一日先生語以立志曰明明德於天下是吾人立志處而其功在致吾之良知又曰唯志真則吾良知自無蔽虧語若有契一日先生歌文公欵乃聲中萬古心之句予一時豁然若覺平日習氣可除始定嚮往真意決年癸卯春爲小試之迫此意雖未寢而志則馳矣秋舉

於鄉歸見先生又北行赴辭而先生屬望殷甚予亦頗承當及甲辰會試下第歸途與同侶者撓亂既歸雖復見先生然屢興屢仆第其中耿耿有不甘自已之念乙巳秋丁祖母承重憂丙午復同文朝及羅日表讀書龍洲名鵬癸卯同鄉舉因與康東沔公倡和諱恕字求仁縣令自遣而嚮學功愈弛至丁未為先祖母卜兆致訟適先生起少宗伯予送至省城既歸復畢訟事自覺學無力因悔時日之過大病在好詞章又多忿慾三者交剸於胸中雖時

有戰勝不能持久此於志不立之罪無可言也時年已三十一矣　丁未冬予忽有飄然遐舉離世之興及就友人王有訓語名託號末菴一號石壁病農有訓曰遐舉不如力學因偕予往訪羅念菴先生諱洪先字達夫吉水人官贊善謚文恭居石蓮洞既一月日聞先生語感發乃北面稟學焉先生初不甚喜良知亦不盡信陽明先生之學訓吾黨專在主靜無欲予雖未甚契然日承無欲之訓熟矣其精神日履因是知嚴取與之義戊申春予遊韶太守陳公諱大諭南寧人

仕至太守闢明經書院延教六邑諸俊又先延鄉搢紳鄧純峯居書院中為侶諱魯樂昌人官學正陳公嘗從陽明先生學後專意元門予少病肺咳血怔忡夜多不寐則就拜陳公學元未有入鈍峯始為䰐莊渠公諱校官至祭酒崑山人弟子亦遊南野先生門後專意禪宗予亦就鈍峯問禪鈍峯曰汝病乃火症當以禪治每日見予與諸生講業畢則要共坐或踞牀或席地常坐夜分少就寢雞鳴復坐其功以休心無雜念為主其究在見性予以奔馳之久初坐

至一二月寤寐閒見諸異相鈍峯曰是二氏家所謂魔境者也汝平日忿慾利名種種念慮變爲玆相易所爲遊魂爲變是也汝勿異功久當自息四五月果漸息至六月遂寂然一日心忽開悟自無雜念洞見天地萬物皆吾心體喟然歎曰予乃知天地萬物非外也自是事至亦不甚起念似稍能順應四體咸鬯泰而十餘年之火症鬱愈夜寢能寐予心竊喜以告鈍峯鈍峯曰子之性露矣久之雖寐猶覺凡寐時聞人一語一步皆了了

鈍峯曰是乃通晝夜之漸也子勉進之可以出死生矣予乃問出死生何謂也鈍峯言不出死生則前病猶在予因是從鈍峯究出死生之㫖若日有所悟又偕遊曹溪瞻六祖塔感異夢遂又有忌世意至秋越錢緒山公至韶陳公延留書院中名德洪餘姚人陽明先生弟子予甚喜請益然見錢公以憂制未大祥遽遠遊又乘青幃張皂蓋前呼導予心私計曰予雖學出世事亦未敢謂然也亡何冬盡予方圖歸因起念遂失初悟忽若痞悶雖極尋繹宿

見意象俱似而真體昏塞甚不自得述其故質於錢公錢公發明頗詳迄不當于意一日同諸君遊九成臺坐地方欠身起忽復悟天地萬物果非在外印諸子思上下察孟子萬物皆備程明道渾然與物同體陸子宇宙即是吾心靡不合吉觀前所見灑然徹矣因自審曰吾幸滅宿障從此了事又何可更纏世網從事殘蠹致汨吾真耶既歸見先君方待吉淺土卜葬不果此中不自安又家人輩不善事老母致有不懌意予衷亦常怏怏

無以遣已隱隱有儒釋旨歸之辨而猶未決也已酉家居因結邑中曾思健（諱于乾號月塘）羅東之（諱潮俱庠生）蕭天寵（名隆佑吏員官縣丞）及王有訓歐文朝為會頗有興發至冬予赴會試與王武陽（諱翥有訓叔教諭）同舟昕夕唯論學方浮彭蠡値風濤夜作不能泊岸舟顛幾覆數矣同舟人士皆號達旦予獨命酒痛飲浩歌熟寢天明風稍定始醒同侶有詈予不情者予自若也庚戌落第後舍南翁先生宅一日以舟顛熟寢事請正先生曰此固甚難然謂仁體未

也子曰仁體當何如曰臨危不動心而又能措畫救援乃仁體也子雖聆服然未繹其旨仲夏李石鹿公名春芳字子實興化人官元輔延子過其家訓諸子因盡聞王心齋公之學諱艮字汝止安豐場人陽明先生高弟誠一時傑出獨其徒傳失真往往放達自恣興化士以是不信學久之熟子履乃偕來問學立會冬杪子歸自儀真發舟三日皆遇劇盜以風猛得脫同舟亦有泣者子獨計寇入則當倒槖輸他無虞也以是亦不為動辛亥子挈家歸義和滄洲故居獨學

寡侶力有少弛又明年壬子館虔舊習大作幾自墮至冬同歐陽曰穡赴會試諱紹慶號乾江南野先生仲子官工部主事時曰穡延思徤赴京訓諸子亦在舟雖日常切琢而予放未瘳癸丑落第初擬就選學職至期悔止友人周仲含名賢宣號洞岩萬安人官至右布政使及思徤曰穡咸勸予選而思徤至拍案作色奮曰子母老不及時祿養非孝子勉從謁選得教句容既至方牽業舉日課諸士文而自以出世之學難語人又負高氣處上下多窒每自疚已乃疑曰豈吾昔

所悟者有未盡耶時甲寅二月聞南野先生訃已為位
痛哭因念師資既遠學業無就始自悔數年弛放自負
生平又負師門為痛恨尋因作博文約禮題遂舍而思
曰孔顏授受莫此為切故必出此乃為聖人之學而非
此必非聖人之學者也於是反覆而思之平心而求之
不敢徇近儒亦不敢叅已見久之於先儒終不能强合
其疑有四於近儒亦不能盡合其疑有三蓋先儒以窮
理訓博文其說要推極吾心之知窮至事物之理乎所

最不能無疑者以先儒語理專在物而不在人葢理莫大乎五常之性曰仁義禮智信是也今以理為在物而窮之此則五常之性亦在物不在人矣是人皆為虛器無一理之相屬恐必不然此一疑也先儒訓復禮之禮曰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不知此天理仍在物耶抑在身耶如其在身則是先窮在物之理後復在身之理是果有二理矣恐亦不然此二疑也大學之道貴知本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今語大學則反後身心而先

物理竊恐聖門格物之旨易傳窮理之義不如此且此
學通天子庶人若必欲窮盡物理吾恐天子一日二日
萬幾庶人耕田鑿井皆有所不暇故孔子又曰周其所
察聖人病諸孔子恆教弟子先孝弟行有餘力則以學
文未聞先教人以窮盡物理者也此三疑也先儒所謂
窮理則專以多聞多見為事以讀書為功然孔子則嘗
以多聞多見為知之次今乃獨舉其次者語顏子而其
所語曾子子貢一貫之旨顏子不得與焉何其厚曾子

子貢而薄顔子也恐亦不然況其對哀公並不言顔子聞見之多讀書之富唯獨稱曰不遷怒不貳過以此為好學之實而已則顔子之所學者可知而博文亦必有在矣此四疑也凡此四疑予未敢一徇人已但反諸心誠有不能解者至若近儒訓致吾心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此雖孔曾復生無以易也但訓致格物曰物者意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其正則似與正心之義微有相涉惟達者用功知所歸一若初學未達者用之

恐不免增繳繞之病此一疑也嘗觀先儒言事事物物皆有至當不易之理先儒豈敢謾哉彼見學者多太過不及之弊故必求至當天則所在是欲為堯舜之中箕子之極文王之則孔子之矩曾子之至善子思之中庸程伯子之停停當當者是也是其所疑者未可非但不知此至當此中此則此極此矩此至善中庸此停停當當者固出於心而通於物也非物有之也出於心者一致而百慮亦非必能應一物而膠定一則也此先儒之

未達也今近儒懲而過之第云致其良知而未言良知之有天則以故承學之士惟求良知之變化圓通不可為典要者而不復知有至當中極則矩至善中庸停停當當之所歸一切太過不及皆抹殺而不顧以致出處取予多不中節一種猖狂自恣妨人病物視先儒質行反有不逮可見近儒之訓亦不能無弊竊意顏子之約禮者必約諸此心之天則而非止變化圓融已耳此二疑也近儒又曰文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者文之存於

中者也予則以文不專在外禮不專在中專以文在外則舍吾心又焉有天地萬物專以禮在中則舍天地萬物又焉有吾心是文與禮均不可内外言也今之語良知者皆不免涉於重内輕外其言亦專在内不知夫子言禮而不言理者正恐人專求之内耳是近儒之訓亦似於孔顔宗旨未悉此三疑也予既有是疑因日夜嘿求孔顔宗旨儼若有明蓋夫子因顔子求之高堅前後不免探索測度而無所歸著不知日用應酬即文也文

至不一者也而學之事在焉故博之以文俾知日用應酬可見之行者皆所學之事而不必探索於高深日用應酬準諸吾心之天則者禮也禮至一者也而學之功在焉故約之以禮俾知日用應酬必準諸吾心之天則而不可損益者乃為學之功而不必測度於渺茫是無往非文則無往非禮無地可間而未可以內外言也無往非博則無往非約無時可息而未可以先後言也夫子教之如此故顏子學之亦無地可間無時可息無有

內外先後其為功非不欲罷不可得而罷也已而旣竭吾才所立卓爾此天則者昭然常存不復有探索測度之勞至是顔子之學始有歸著則凡學孔顔者舍此必非正脉乎又悟克己復禮章即博文約禮之實何則夫子教顔子從事於視聽言動即博文也勿非禮視聽言動即約禮也視聽言動不在禮之外勿非禮不在視聽言動之後是可見先儒言內外先後者固非而近儒渉於重內輕外者亦未盡乃若出世之學一切在內則尤

非也繇是用功似不落空日用應酬似稍得其理處上下亦似稍安浸悟南野先生所論仁體之旨始嘗出赴南都會友與何吉陽諱遷德安人官至刑部侍郎譚二華名綸宜黃人令大司馬二公遊又因唐荊川公諱順之武進人官都御史念菴先生執友杜顧侍舍遂偕晤趙大洲公名貞吉內江人官至大學士時見諸公論學似於博學之旨多有異同予雖未敢辨難然因是自信者多矣又二年丙辰予登第始得盡友海內諸學士相與劘切商訂要不能外此天則而迄不可以內外先後言

之得此則顔氏之卓爾在我矣茍非此而謂之孔門正
脈恐俱北轍而南轅也異時歸以質諸念菴先生先生
初恐予求諸意象則詰之曰令滿眼是事則滿眼是天
則可乎予未敢悉也又數歲壬戌予在楚先生則移書
示曰吾於執事博約之說洞然無疑斯學其有興乎已
而再歸再請質於先生先生曰所貴足目俱耳蓋恐予
墮目長足短之弊也予既自蜀乞休三年復起督楚學
遷西粤又東粤二十年間儵忽老矣尚自慚未有真得

豈亦終隳足短之弊也與與於今萬歷癸酉復乞休為養
益懼悠悠以為古今莫予困也予曰及其知之一也及
其成功一也則果何時也遂記以自飭

與唐仁卿書去冬承寄白沙先生文編因思足下素不
喜言心學令一旦取白沙文表章之豈非學漸歸源不
欲以一善名其志力不大且遠哉不穀昔嘗相期至再
三之瀆者固知有今日也甚慰甚賀第令其間不共相
究竟則徒負平日蓋先此有覩見是編者謂此書題評

雖揚白沙其實抑陽明即語不干處心宛轉詆及陽明近於文致不彀不肯信已而將來編讀之良然如云近儒疑先生引進後學頗不惓惓嘗適觀陽明語意並無是說不知足下何從得之夫陽明不語及白沙亦猶白沙不語及薛敬軒此在二先生自知之而吾輩未臻其地未可代為之說又代為之爭勝負則鑿矣歷觀其評中似不免為白沙立赤幟恐亦非白沙之心也古人之學皆求以復性非欲以習聞虛見立言相雄長故必從

自身磨練虛心叅究由壯逮老不知用多少功力寔有諸已然敢自信以號於人是之謂言行相顧而道可明若周子則從無欲以入明道則從識仁以入既咸有得而後出之孟子亦在不動心以後乃筆之書白沙先生一坐碧玉樓十二年久之有得始主張致虛立本之學一毫不徇於聞見彼豈謾而云哉陽明先生抱命世之才挺致身之節亦可以自樹矣然不肯已亦其天性嚮道故也過嶽麓時謁紫陽祠賦詩景仰豈有意於異同

及至龍場處困動忍刮磨已乃豁然悟道原本不在外
物而在吾心始與紫陽傳註稍異及居滁陽多教學者
靜坐要在存天理去人欲至虔臺始提致良知一體為
訓其意以大學致知乃致吾良知非窮索諸物也良知
者乃吾性靈之出於天也有天然之條理焉是即明德
即天理蓋其學三變而教亦三變則其平日良工心苦
可從知矣亦豈謾而云哉不穀輩非私陽明也亦嘗平
心較之矣曾聞陽明居龍場時歷試諸艱惟死生心未

了遂製石棺臥以自鍊既歸遭謗則以其語置諸中庸中和章並觀以克化之令之學者非不有美行也其處困亨毀譽之間有是乎不㲉有一族祖贛歸者每歸語陽明事頗悉令不暇細但言渠童時赴塾學見軍門輿從至咸奔避軍門即令吏呼無奔教俱叉手旁立有酒徒唱於市肆則貸其朴令教從徒者習歌詩卒為善士又有啞子叩之則書字為訓亦令有省令之學者非不有美政也其都尊位能勤勤於童子於市人於啞子有

是乎夜分方與諸士講論少入噓噏間即遣將出征已行復出氣色如常坐者不知其發兵也方督征濠也日坐中堂開門延士友講學無異平時有言伍公焚鬚小却暫如側席遣牌取伍首座中惴惴而先生略不見顔色後聞濠就擒詢實給賞還坐徐曰聞濠已擒當不偽第傷死者多爾已而武皇遣威武大將軍牌追取濠先生不肯出迎且曰此父母亂命忍從臾乎其後江彬等讒以大逆事叵測先生特為老親加念其他迄不動心

異時又與張忠輩爭席卒不爲屈未嘗一動氣臨終家人問後事不答門人周積問遺言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今之學者平居非不侃侃其臨艱大之境處非常之變每不動心有是乎若非眞能致其良知而有萬物一體之實者未易臻也先師羅文恭至晚年始歎服先生雖未聖而其學聖學也然則陽明不爲充實光輝之大賢矣乎獨當時桂文襄以私憾謗之又有以紫陽異同且不襲後儒硬格故致多口迄無証據識者究之

昔在大舜尚有臣父之譏伊尹亦有要君之誚李大伯詆孟子之欲為佐命大聖賢則有大謗議蓋自古已然矣足下豈亦緣是遂詆之耶抑未以身體而參究之故耶夫吾黨虛心求道則雖一畸士未忍以無影相加而況於大賢乎恐明眼者不議陽明而反議議者也編中云良知醒而蕩夫醒則無蕩蕩則非醒謂醒而蕩恐未見良知真面目也又詆其張皇一體吾人分也觀今學者只見爾我藩籬一語不合輒起戈矛幾曾有真見一

體而肯張皇示人者哉斯語寧無亦自左耶雖然足下今之高明者也昔不喜心學今表章之安知異日不并契陽明將如文恭之晚年篤信耶近百年內海內得此學表表裨於世者不鮮屢當權奸亦惟知此學者能自屹立今居然可數矣其間雖有靜言庸違者此在孔門程門亦有之於斯學何貶焉不穀辱公提攜斯道如疇昔小有過誤相咎不言今關學術不小曷忍嘿嘿固知希聖者舍己從人又安知不如往昔不假言而自易耶

且知足下必從事致虛立本是日新得仍冀指示益隆久要豈謂唐突耶

又前論白沙文編嚌嚌答想未達復承石經大學刻本之寄讀刻後考辯諸篇知足下論議勤矣締觀之嗜其甚矣僕本欲忌言猶不忍於坐視聊復言其槩夫考辯諸作頗以經語剪綴頓挫鼓舞見於筆端其大略曰修身為本格物為知本曰崇禮曰謹獨若亦可以不畔矣及竟其終篇繹其旨歸則與孔子孟子之學一何其霄淵

相絶也夫大學修身為本格物為知本足下雖能言之
然止求之動作威儀之間則皆末而已矣夫修身者非
修其血肉之軀亦非血肉能自修也故正心誠意致知
乃所以修動作威儀之身而立家國天下之本也格物
者正在於知此本而不泛求於末也令足下必欲截去
正心誠意致知以言修身抹殺定靜安慮而飭末節則
是以血肉修血肉而卒何以為之修哉譬之瞽者以暮
夜行於岐路鮮有不顛蹶而迷繆者是足下未始在修

身亦未始知本也孟氏所謂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正謂此耳將謂足下真能從事大學可乎禮也者雖修身之事然禮有本有文此合內外之道蓋孔子言之也今足下言禮乃專在於動作威儀之間凡涉威儀則諄切而不已一及心性則裁削而不録獨詳其文而重違其本乃不知無本不可以成文姑不他言即孔子論孝曰不敬何以别乎曰色難豈非有吾心之敬而後有能養之文不敬則近獸畜有吾心之愛

吾後有婾婉之文不愛則爲貎敬若足下所言似但取於手足貎敬而不顧中心敬愛何如也此可爲孝亦可爲禮乎易繫言美在其中而後能暢於四肢孟氏言所性根心而後能睟面盎背今足下但知詳於威儀而不知威儀從出者由美在其中所性根心也大學言恂慄威儀葢由恂慄而後有威儀威儀豈可以聲音笑貎爲哉足下又曰言語必信容貎必莊論必準諸古者不論所得淺深而皆謂之誠若是則後世之不侵然諾與夫

色莊象恭之徒皆可為誠矣又如王莽厚履高冠色厲言方恭儉下士曲有禮意及其居位一令一政皆準諸虞典周禮據其文未可謂非古也其如心之不古何哉此亦可為誠耶況今昔之語心學者以僕所事所與言語曷嘗不信容貌曷嘗不莊動止曷嘗不準諸古且見其中美外暢根心生色優優乎有道氣象曷嘗不可畏可象而足下必欲以無禮坐誣之僕誠不知足下之所謂禮也記曰君子撙節退讓以明禮傳曰讓者禮之實

今豈以攘臂作色詆訶他人者遂為禮耶慎獨者慎其獨知朱子固言之矣惟出於獨知始有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嚴始有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幾夫是以不得不慎也今足下必以獨處訓之吾恐獨處之時雖或能禁伏麄跡然此中之憧憧朋從且有健於詛盟慘於劒鋩者矣足下又不知何以用其功也蓋足下惟恐其近於心不知慎之字義從心從真非心則又誰獨而誰慎耶末又言聖人諱言心甚哉始言之敢也夫堯舜始言

道心此不假論至伊尹言一哉王心周公言殫厥心書又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曰乃心罔不在王室曰不二心之臣孔子則明指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皆非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語心若是詳也而足下獨謂之諱言是固謂有稽乎無稽乎於聖言為侮乎非侮乎且曾孟語心亦不假論即論語一書其言悅樂言主忠信言仁言敬恕言內省不疚言忠信篤敬參前倚衡疇非心乎聖人之語心恐非足下一手能盡掩也又謂聖人不語心

不得已言思思果非心乎此猶知人之數二五而不知二五即十也約禮之約本對博而言乃不謂之要約而謂之約束先立其大本對小體而言乃不謂之立心而謂之强立則欲必異於孔孟也是皆有稽乎無稽乎於聖人為侮乎非侮乎又以求放心立其大見大心泰內重外輕皆非下學者事天下學子十五入大學凡皆責之以明德親民正心誠意致知之事寧有既登仕籍臨民久矣而猶謂不當求放心立大者聖門有是訓乎且

令不教學者以見大重内則當教之以見小重外可乎此皆僕未之前聞也竊詳足下著書旨歸專在尊稱韓愈闢予諸儒之上故首序中屢屢見之夫韓之文詞氣節及其功在潮非不偉也至其言道以為孟軻揚雄之道又以臧孫辰與孟子並稱及登華嶽則震悼呼號若嬰兒狀淹潮陽則疏請封禪甘為相如良由未有心性存養之功故致然耳安得謂之知道賈逵以獻頌為郎附會圖讖遂致貴顯徐幹為魏曹氏賓客名在七子之

列二子尤可以言道足下恱其外便其文以為是亦足儒矣則其視存養自得掘井及泉者寧不迂而笑之且拒之矣乃不知餙土偶獵馬捶者正中足下之説足下亦何樂以是導天下而禍之也且夫古今學者不出於心性而獨逞其意見如荀卿好言禮乃非及子思孟子詆子張子夏為飲食賤儒況其他乎近時舒梓溪賢士也亦疑白沙之學將為王莽為馮道以今觀之白沙果可以是疑乎皆意見過也聞足下近上當路書極詈陽

明加以醜詆又詆先師羅文恭以為雜於新學是皆可
忍乎僕不能不自疚心以曩日精誠不足回足下之左
轅故也雖然猶幸人心之良知雖萬世不可殄滅子思
孟子之道終不以荀氏既至白沙陽明乃蒙聖天子昭
察如日月之明豈非天定終能勝人也哉矧天下學者
其日見之行存養自得者不鮮而在足下既負高明自
不當操戈以阻善自當虛己求相益為當也僕不難於
默然心實不忍一恃疇昔之誼一恐真阻天下之善故

不辭多言亦自既厥心爾程子有言若不能存養終是
說話今望足下姑自養積而後章審而後發有言逆心
必求諸道僕自是言不再

明儒學案卷二十二

明儒學案卷二十三

餘姚　黄宗羲　撰

江右相傳學案八

忠介鄒南臯先生元標

鄒元標字爾瞻別號南臯豫章吉水人萬歷丁丑進士其年十月江陵奪情先生言伏讀聖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欲去墮其前功夫帝王以仁義為學繼學

為志居正道之功利則學非其學忘親不孝則志非其志皇上而學之志之其流害有不可勝言者亦幸而皇上之學未成志未定猶可得儒者而救其未然也懐疏入長安門值吳趙艾沈以論奪情受杖先生視其杖畢出疏以授寺人寺人不肯接曰汝豈不怕死得無妄所論乎先生曰此告假本也始収之有旨杖八十戍貴州都匀衛江陵敗擢吏科給事中上陳五事培君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術飭撫臣又劾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

户部尚書張士佩罷之學謨者首輔申時行之兒女姻也既非時行所堪而是時黨論方興謂趙定宇吳復菴號名一等浮薄輕進好言喜事之人與公卿大臣爲難大臣與言官相論訐不已先生尤其所忌故因災異封事降南京刑部照磨乙酉三月錄建言諸臣以爲南京兵部主事轉吏部歷吏刑二部員外刑部郎中罷官家居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光宗起爲大理卿天啟初陞刑部右侍郎轉左都御史建首善書院與副都御史馮

恭定講學羣小憚先生嚴毅恐明年大計不利黨人兵科朱童蒙言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啟門戶之漸宜安心本分以東林為戒工科郭興治言當此干戈倥偬之際即禮樂潤色性命精微無裨短長先生言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由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

天自高地自下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宫會館開目如林唄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礙此嘐嘐則古昔談先王之壇坫耶臣弱冠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講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之語端為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

道大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勛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黄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有旨慰留給事郭允原言侍郎陳大道請

恤張居正元標不悅修舊怨也先生言當居正之敗維時露章者何止數百其間不無望風匿影之徒臣有疏云昔稱伊吕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敵視之矣當時臣無隻字發其隐豈至今四十餘年與朽骨為仇乎虚名浮譽空中鳥影世不以大人長者休休有容之度敎臣望臣如村樵里媪睚眦必報之流則未與臣習也郭興治又言元標無是非之心先生言興治盖為馮三元傳言發也三元初起官見臣臣語之曰往事再勿

提起渠曰是非却要說明臣曰今之邊事家具一錐鑿越講是非越不明白不如忘言為愈盖熊廷弼所少者惟一死廷弼死法不能獨無但皇上初登寶位纔二年所如尚書如侍郎中丞如藩臬撫鎮諸臣纍纍藁街血腥燕市成何景象老成守法議獄緩死之意非過也是非從惻隱中流出是為真心之是非即方從哲滿朝以酖毒為言臣謂姑待千秋者亦是非不必太分明之一證也再疏乞歸始允未幾卒逆奄追削為民奪誥命烈

皇御極贈太子太保謚忠介先生自序為學曰年少氣盛時妄從光影中窺瞯自以為覺矣不知意氣用事去道何啻霄壤又七年再調刑部雖畧有所入而流於狂路賴文潔鄧公来南提醒不敢放浪閱三年入計歸山十餘年失之繆悠又十餘年過於調停不無以神識為家舍視先覺尚遠淨几明牕水落根見始知覺者學之有見也如人在夢既醒覺亦不必言矣學而實有之已亦不必言覺矣先生之學以識心體為入手以行恕於

人倫事物之間與愚夫愚婦同體為工夫以不起意空空為極致離達道無所謂大本離和無所謂中故先生於禪學亦所不諱求見本體即是佛氏之本來面目也其所謂恕亦非孔門之恕乃佛氏之事事無礙也佛氏之作用是性則離達道無大本之謂矣然先生即摧剛為柔融嚴毅方正之氣而與世推移其一規一矩必合當然之天則而介然有所不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從佛氏来也

會語以情識與人混者情識散時如湯沃雪以性真為
世遊者性天融後如漆因膠以下皆龍華密證
五倫是真性
命詞氣是真涵養交接是真心隨家庭是真政事父母
就是天地赤子就是聖賢奴僕就是朋友寢室就是明
堂平旦可見唐虞村市可覩三代愚民可行古禮貧窮
可認真心疲癃皆我同胞四海皆我族類魚鳥皆我天
機要荒皆我種姓
問為之不厭曰知爾之厭則知夫
子之不厭矣今世從形跡上學所以厭聖人從天地生

機處學生機自生生不已安得厭　善處身者必善處世不善處世賊身者也善處世者必嚴修身不嚴修身媚世者也　學者有志於道須要鐵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盻耳貴乎自立後生不信學有三病一曰耽閣舉業不知學問明如以萬金商做賣菜傭二曰講學人多迂闊無才不知真才從講學中出性根靈透遇大事如湛盧刈薪三曰講學人多假不知真從假中出彼既假矣我棄其真是因噎廢食也　問儒佛同異曰且理會儒

家極致處佛家同異不用我告汝不然隨人口下說同說異何益　問如何得分明曰要胸中分明愈不分明須知昏昏亦是分明不可任清明一邊昭昭是天冥冥是天　馬上最好用功不可放過若待到家休息便是馳逐　老成持重與持位保祿相似收斂定靜與躲閃避事相似謙和遜順與柔媚諂俗相似中間間不容髮非研幾者鮮不自害害人　說清者便不清言躬行者未必躬行言知性命便未知性命終日說一便是不一

終日說合便是不合但有心求求不著便著　人只說要收歛須自有個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事是真收歛不然終日兀坐絶人逃世究竟忙迫　横逆之來愚者以為遭辱智者以為拜賜毀言之集不肖以為罪府賢者以為福地小人相處矜己者以為荆棘取人者以為砥礪　目無青白則目明耳無邪正則耳聰心無愛憎則心正置身天地間平平鋪鋪不見崖異方是為己之學　學者好說嚴毅方正予思與造物者遊春風習習

猶恐物之與我拂也苟未有嚴毅方正之實而徒襲其跡徒是與人隅絕　未知學人卻要知學既知學人卻要不知有學未修行人卻要修行既修行人卻要不知有修予見世之稍學修者嘵嘵自別於人其病與不知學修者有甚差別　予別無有力處覺得本分二字親切做本分人說本分話行本分事本分外不得加減毫末識得本分更有何事　道無揀擇學無精麤　下學便是上達非是下學了纔上達若下學後上達是作兩

層事了　學問原是家常茶飯濃釅不得有一毫濃釅與學爭遠　孟我疆問如何是道心人心曰不由人力純乎自然者道心也由思勉而得者人心也以下燕臺會記

我疆問孔子云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故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子思發之為不覩不聞陽明又云若覩聞於一理即不覩不聞也其言不同如此曰孔子懼人看得太麄指應處與人看陽明恐人看得甚細指顯處與人看其實合內外之道

也　識仁即是格物龍華會記以下同　問識仁曰夫子論仁無過仁者人也一語當日我看仁做個幽深玄遠是奇特的東西如今看来我輩在一堂之上即是仁再無虧欠切莫錯過　問夫子只言仁之用何以不言仁之體曰今人體用做兩件看如何明得余近来知體即用用即體離用無體離情無性離顯無微離已發無未發非予言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是非之心智也體會自見　問生機時有開發奈不接續何曰無斷續

者體也有斷續者見也曰功將何處曰識得病處即是藥識得斷處就是續　一堂之上有問即答茶到即接此處還添得否此理不須湊泊不須幫帖　問其心三月不違仁仁與心何所分别曰公適走上来問豈有帶了一個心又帶了一個仁来公且退以下元潭會記　恕者如心之謂人只是要如己之心不思如人之心如己如人均齊方正更説甚一貫　有言不能安人如何筭得修己曰我二十年前熱中亦欲安人今安不得且歸来我

與公且論修己修己之方在思不出其位在素位而行公且素位老實以行誼表於鄉便是安人不然你欲安人别人安了你　塘南先生問佛法只是一死生動人故學佛者在於生死曰人只是意在作祟有意則有生死無意則無生死　歐陽明卿問曰釋氏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曰子何見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曰樣樣都抛了曰此處難言有飯在此儒會喫釋亦會喫既能喫飯總之皆可以治天下國家子謂釋樣樣抛了故不可儒

者樣樣不抛又何獨不能治天下國家錢佛會記　私慮不了私欲不斷畢竟是未曾静未有入處心迷則天理為人欲心悟則人欲為天理　問天下歸仁曰子無得看歸仁是奇特事胸中只芝蔴大外面有天大子齋中有諸友與諸友相處無一毫間隔即是歸仁與妻子僮僕無一毫間隔便是歸仁若舍見在境界説天下歸仁越遠越不着身大僕會記　有因持志入者如識仁則氣自定有由養氣入者如氣定則神自凝又有由交養入者如

白沙詩云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功夫一體成莫道求心不求氣須教心氣兩和平此是先輩用過苦功語青原會記

問誠意之功須先其意之所未動而誠之若待善惡既動而後致力則已晚矣果若此則慎獨之功從何下手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無敵真慎獨也人所不知己所獨知多流入識神去先其意之所未動而誠之愚謂既云未動誠將何下手莫若易誠而識之即識仁之謂未發前觀何氣象意思善惡既動而後致力則已晚

此為老學者言初學者既發後肎致力亦佳問仁會錄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此心依舊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　問生死曰予死乎曰未死曰何未死曰胞中耳目聰明色色知亦子時曰子知生矣知生則知死不必問我　問知天命曰日間問子以時義子必曰知問子以家宅鄉里事子必曰知此知之所在即命即陰陽五行之數亦天命說到知徹地少一件不得　名世不係名位每一代

必有司此道之柄者即名世也　求放心者使人心之可求也心要放者使人知無心之可守也卑者認著形色一邊高者認著天性一邊誰知形色即是天性天性不外形色即仁者人也宗旨　予歸山十五年只信得感應二字　問復卦曰有人於此所為不善開心告語之渠泫然泣下即刻來復矣　問居德則忌曰即如今講學先生不自知與愚夫愚婦同體只要居德所以取忌　有學可循是曰洗心無心可洗是曰藏密　除知

無獨除自知無慎獨　真正入手時時覷不覩不聞是甚物識得此物真戒慎不必言矣　問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不知四十以後尚可為善否曰八十尚可況四十乎此俱從軀殼上起念　問邇日學者始學先要個存守是未擇中庸而先服膺未明善而先固執證之博學審問之説無當也曰學貴存守但存守之方不一故問辨以擇之蓋學而後有問學即存守也不學何問之有如行者遇岐路即問問了又行原非二事若謂

不待存守而先擇則先未出門而空談路徑也鷺洲會記

止原無處所止無可止則知止矣仁文會記　問心如何為盡曰盡者水窮山盡之謂人心原是太虛若有個心則不能盡矣　萬古學脈人人所公共的漁樵耕牧均是覺世之人即童子之一斟酒處俱是學之所在若曰我是道而人非道則喪天地之元氣也　新安王文軫戴仲曰丁酉南都叅訪祝師認心不真無可撈摸坐間日影正照祝師指曰爾認此日影為真日不知彼陰暗處

也是真曰因此有省曰爾道認心不真無可撈摸不知無可撈摸處便是真心　問吾人學問不勾手者正以有所把捉有好工夫做故也有把捉時便有不把捉時有好工夫時便有不好工夫時曰此可與透身貼體做工夫者商量若是此學茫茫蕩蕩且與說把捉做工夫不妨　問不孝有五章曰看来個個犯此予輩不莊敬嚴肅即是惰其四肢予四十以後出入不經我母之手非貨財私妻子乎飲食起居任從自便非從耳目之欲

乎不受人言即是闞狠體貼在身時時是不孝　天地萬物皆生於無而歸於無一切蠢動含靈之物来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往故其體本空我輩學問切不可向形器上布置一時妍好終屬枯落雖然空非斷滅之謂也浮雲而作蒼狗白衣皆空中之變幻所必有者吾惟信其空空之體而不為變幻所轉是以天地在手萬化生身今有一種議論只是享用現在纔說克治防簡便去紐揑造作日用穿衣喫飯即同聖人妙用我竊以

為不然夫聖凡之别也豈止千里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何證得學問只是不起意便是一體便是渾然所以作見非有為而為也

講義人若真仁直心而言為德言根心而發為生色不然强排道理遮飾有德皆巧言也危冠危服一面笑容皆令色也彼方自負道統自認涵養不知去仁何啻千山萬水到不如鄉里樸實老農老圃可與之入道巧言令色

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

聖人之於天道非性之故物乎溫故　近世學者以知是知非為良知夫是非熾然且從流於情識而不自覺惡在其為良知誨汝知之　仕學一道隱顯一心孝友即是政事若曰居位別有有政事托辭以答或人則視政事孝弟為兩事矣子奚不為政　學道之士在世途極是不便向道不篤的易生退轉若真信千古而得一知者猶比肩也何孤立之有不能自立東挨西靠口嘴上討得個好字眼前容易過誤卻平生事業矣德不孤　伯夷是清伊

尹是任柳下惠是和還有個器在汝器也　學不見體動輙落顯微二邊文章性天　學者若不從大光明藏磨勘露出精彩羣居終日雖說若何為心若何為性若何為孔門之旨若何為宋儒之旨是言不及義也終日依倚名節之跡彷彿義理之事是好行小慧也羣居終日　吾輩在此一堂講學所親就者大人不虛心受益却是狎大人所講究者聖言不虛心體貼却是侮聖言記得少年時在青原一友將四書諸論互相比擬一先正答曰總只

是非禮之言畏天命

鄉愿一副精神只在媚世東也好西也好全在毀譽是非之中聖人精神不顧東不顧西惟安我心之本然超出毀譽是非利害之外鄉愿

德本明也人只爭一個覺耳須知人人具有至善只是不止一止而至善在是曰何以止無意必固我是已學不知止漫言修身如農夫運石為糞力愈勤而愈遠矣大學

學者一向說明德說親民說止至善說格物千言萬語旁引曲譬那個是宋儒說那個是明儒說縱說得伶俐

與自家身心無干一到知止則水盡山窮無復可言說如此方謂之致知方謂之格物此謂知本知止離已發求未發即孔子復生不能子且觀中節之和即知未發之中離和無中離達道無大本中和何以謂之索隱今講學者外倫理日用說心性入牛毛者是已何以謂之行怪今服堯服冠伊川冠之類索隱行怪一字即吾道一以貫之之一聖人說道理零碎了恐人從零碎處尋道理說天德也說到一來說王道也說到一來正如地之

行龍到緊關處一束精神便不散亂所以行之者一　善與人同不是將善去同人亦不是將人善来同我人人本有個個圓成魚遊於水鳥翔於淵無一物能間之也善與人同

赤子之心真心也見著父母一團親愛見着兄弟一團懽欣何曾費些擬議思慮何曾費些商量大人只是不失這個真心便是聖學不明愁赤子之心空虛把閒見填實厭赤子之心真率把禮文遮飾儒者以為希聖要務不知議論日繁去真心日遠無怪乎大人不多見

也象山云縱不識一字終是還他堂堂大人赤子之心
文集從心所欲不踰矩世儒謂從者縱也縱其心無之非是此近世流弊竊謂矩方也從心所欲同也圓不離方欲不離矩　心神物也豈能使之不動要知動亦不動耳寂感體用原未有不合一欲求合一便生分别去合一之旨愈遠　吾輩動輙以天下國家自任貧子說金其誰信之古人云了得吾身方能了得天地萬物吾身未了縱了得天地萬物亦只是五霸路上人物自令

以往直當徹髓做去有一毫病痛必自照自磨如拔眼前之釘時時刻刻始無媿心　吾輩無論出處各各有事冐沉埋仕途便沉埋不冐沉埋即在十八重幽暗中亦自驤首青霄世豈有錮得人人自無志耳　夫道以為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未嘗有也以為無出王游衍莫非帝則未嘗無也有無不可以定論者道之妙也知道者言有亦可言無亦可不知道者言無著空言有滞跡　道心為主者世情日淡世情日淡而後能以宰世

不為世所推移識情為主者世情日濃世情日濃且不能善其身又安能善天下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夫所謂一者必有所指莊嚴以為敬者涉於安排存想以為敬者流於意識不安排而莊不意識而存此非透所謂一者不能一者無一處不到而不可以方所求無一息不運而不可以斷續言知一則知敬知敬則知聖學矣

舜為法天下自天下起念可傳後世自後世起念如今又只在自家一身一家起念較是非毀譽限在一鄉

則結果亦在一鄉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羅大紘字公廓號匡湖吉之安福人萬歷丙戌進士辛卯九月吳門為首輔新安山陰具揭請立太子列吳門姓氏於首上怒甚吳門言不與聞特以閣中故事列名耳時先生以禮科給事中守科得本上疏糾之遂謫歸先生學於徐魯源林下與南臯講學南臯謂先生敏而善入衆人所却步躊躕四顧者先生提刀直入衆人經

數年始入者先生先闖其奥然觀其所得破除默照以為一念既滯五官俱墮於江右先正之脈又一轉矣野史言吳門没其子求南皐立傳南皐為之作傳先生大怒欲具揭告海内南皐囑申氏弗刻乃止按吳門墓表見刻南皐存真集野史之非可勿辨矣

匡湖會語心非專在内俯仰今古無非是心性非專是心耳目口鼻無非是性故知心量之無外則存心者不必專求於内知性體之無二則盡性者不必苦求於心

一念迷即為放而心非自内出也一念覺即為收而心非自外來也當其視心即在目心量如是眼量亦如是迷則皆迷悟則皆悟不必舍視而别求心也當其聽心即在耳心量如是耳量如是迷則皆迷悟則皆悟不必舍聽而别求心也語黙動静周旋屈伸一切與心相印元氣充周於天地靈光徧照於宇宙必拘守一塊肉乃為存心哉　既曰氣質即不是性既云性便不墮氣質不識天命之性只管在氣質上修治所以變化不得

性之身之是千古兩派學脈一則視聽言動不離乎性一則視聽言動不離乎身堯舜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性之之學也湯武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以敬勝怠以義勝欲所謂修身道立復準蹈繩此身之之學也堯舜固是自然即當其憂嗟咨歎兢業勞苦亦從性之來湯武固是勉然即當其動罔不臧身安用利亦從身之發故學者初入門時劈空從性命上齋求竟是性之之學起手從身心上操存終竟是身

之之學　問夫子言仁何不直指仁體而必曰復禮何也曰乾之元亨利貞即我性之仁義禮智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蓋乾元資始統天蕩蕩難名至於亨當巽離之交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枝葉花蕊蒼翠丹綠雜然並陳所謂萬物皆相見也即此相見者而資始統天之元灼然宇宙悟此而復禮歸仁不待贅辭矣故繫傳曰顯諸仁　仁之渾然全體難於思求而其條理則有可覺悟故復禮即歸仁仁一而已矣在目為視在耳

為聽發於聲為言運於身為動此仁之條理所為禮也舍禮之外無仁舍視聽言動之外無禮故一日之間能於視聽言動忽然覺悟而仁之全體呈露矣問何以見天下歸仁曰人但看得仁大看得視聽言動小不知仁體隨在具足即視而仁之體全在視即聽而仁之體全在聽言動亦然姑以視明之今人在室見一室在堂見一堂在野見四境仰視而見高天之無窮俯視而見大地之無盡見親則愛見長則敬見幼則慈見入井之孺

子則惻隱見釁鐘之牛則不忍孰非與吾之視為一體者即此一覺而天下歸仁不待轉盼矣五官之貌言視聽思也五倫之親義序别信也人皆生而具之日而用之所謂故也時時從之體認從此體認從此覺悟事親知人可以知天聰明聖智達乎天德是為温故而知新

蘭舟禊述 劉調父記

習俗移人非求友不能變一家有一家氣習非友一鄉之善士必不能超一家之習推之一國天下皆然至於友天下天下盡矣然一朝又有一朝之氣習

非尚友千古不可以脫一世之習此孟子所以超脫於戰國風習之外也　吾輩無論友千古友四方此身自房中出到廳上便覺超然自廳上出到門外又覺超然　孔子去魯不以女樂而以燔肉其一段肫肫之仁淵深而不淺露容畜而不迫隘不倚於意見不倚於名節全是天德用事人則不免於有所倚矣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人各有所處之地所謂土也惟不安其所處之地則一室之內不勝異意我既嫵人人亦嫵我如之何

能安乎仁而相親愛乎若安土者見處處皆好人人皆好是以能無不愛無不愛是謂敦厚以居仁　仁本與萬物同體只為人自生分別所以小了古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非意之也其心量原自如此今處中國只爭個江西江西又爭個吉安吉安又爭個安福安福又爭個某鄉某鄉又爭個某里某里又爭個某姓某姓又爭個某房某房又爭個某祖父位下某祖父位下又只爭我一人終生營營不出一身一家之內此豈不是自小

乎故善學者愈充之則愈大不善學者愈分之則愈小

明儒學案卷二十三